

现金贷只入不出 “以贷养贷”难以为继

有借贷者通信录被“爆”，被逼到“走投无路”；
也有人强硬对抗，一分不还，诉诸法院

据《南方都市报》报道，现金贷严监管政策出台后，不少小贷平台只入不出，暂停了放款业务。这让不少“拆东墙补西墙”的借贷者一下子没了“东墙”，原本“以贷养贷”的生存模式难以为继。随着还款日一个个到来，多平台同时逾期的情况频繁发生。

不少贷款平台急于收回资金，采用极端催收手段，如打爆借款人通信录、发布PS上债主头像的淫秽或暴力图片，甚至上门强催。这些做法为不少借款人深恶痛绝，甚至不计成本，坚持向法院以“侵犯人格尊严”为由提起诉讼。

这群“以贷养贷”的借贷者该何去何从？

A “以贷养贷”模式难以为继

2017年11月24日下午，梁峰(化名)像往常一样在手机上还款，他从用钱宝平台借出的3000元于当日到期。不同往常的是，他还完款之后，平时5分钟已到账，而这次等了半小时都没收到到账提醒。诧异中，梁峰检查了一下原因，结果显示“审核失败”。

对于“以贷养贷”的梁峰来说，借不到钱就有逾期的风险，那自己在网上借贷的秘密就可能被公布给通信录好友。他又找到一家新平台，申请了约6000元的借款，用以支付第二天的“日常债务”。

第二天清晨，他发现这笔借款再次被拒。这让他吓出一身冷汗。他意识到，接连两次被拒绝绝非偶然，“以贷养贷”的日子可能到头了。

2017年11月下旬至今，像梁峰这样被“套路”拒贷的人不在

少数。现金贷监管的政策接连落地，不少小贷平台暂停放款业务，只进不出。这让不少“拆东墙补西墙”的借贷者一下子没了“东墙”，原本“以贷养贷”的借贷模式难以为继。随着还款日一一逼近，多平台大面积逾期的情况时有发生。

新年在即，他们也将在此焦虑、愤怒、无奈和绝望中度过。他们最常讨论的就是，“你今天被爆通信录了吗”“XXX贷款又套路我了”“今天又收到XX催债狗的微信了”“哪里有可以撸的新口子”……

在现金贷严监管政策出台前，不少人都周旋于十几乃至上百个贷款平台“撸口子”，通过借出流动资金如期“还款”，拆东墙补西墙，以贷养贷，借以逃避平台方电话或者短信的催债轰炸，力保通信录安全。

现在，这个链条中断了。

B 身份证照片被PS成黑白遗照

“借钱的原因大都相似，结局却各自不同。”这句话形象地描述了网贷人群的遭遇。一本财经公布的现金贷客群画像显示，超过68%的人把借款用于资金周转或生活急用，用于消费的仅18%。

在借贷人论坛和微信群中可以发现，确有部分人出于不良嗜好“恶意赖债”。更多人则是因一时急用“下水”，后因缺乏规划越借越多，直至无力还款。用行内话来说，“一次逾期，拆东墙补西墙；百口压身，越陷越深。”

2017年11月底，监管政策一下子斩断了借贷者的“资金链”，“暴力催债”则成为压垮这些借贷者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当时，木工陈伟(化名)同样遭遇了“东墙”危机，他一直用来“提款”的平台总显示“综合评分不够”。债务压力下为了资金周转，他转向了利率更高的借条贷。

这些平台借款方式简单，通过微信公号即可借款，没有文字协议。从下单到收款不到一个小时，但代价是利率奇高，按照借条贷的行规，“按周算，借1000元到手700元；续期费一周300元，年利率高达2200%”。

国家规定年利率在36%以上即被认定为高利贷，不受法律保护。

因一次逾期，他苦苦死保的“通信录”被爆了。他的朋友、同事开始接到电话、短信。礼貌点儿的，将欠债之事广而告之；粗鲁点儿的，则夹杂辱骂和恐吓。甚至，还有平台向他的通信录以彩信的形式群发遗照。

陈伟无奈地说：“就是用我拿着身份证的照片PS成黑白遗照，旁边公布我亲戚的电话号码。”因为催债骚扰，他丢了在福建漳州一家家具厂的工作。2018年1月，他背着一身债回到贵州铜仁老家，可亲戚朋友并不愿伸手帮一把。“现在亲戚朋友都不相信我了，更别提借给我钱了。”2018年2月4日，陈伟找到当地农村信用社，希望申请针对农民的低息贷款，把现有债务一次性还清“上岸”。因家中已无亲人愿意担保，这一出路被堵死。陈伟说：“马上春节了，有点走投无路的感受。”

与陈伟不同，同样被爆通信录的生意人王延浩(化名)就强硬得多。

他说：“我通信录400多个号码基本被爆了个遍，最少一二十次了。现在想要我还钱，要么法院，要么先道歉再协商，否则别想从我身上拿走一分钱。”他准备年后去提起诉讼，要求几个“过分”的小贷公司先赔偿名誉损失。



不少平台拨打骚扰电话，群发黄色、暴力图片、短信，涉嫌“恶意催债”。(受访者供图)

C 债务更难催，工资已涨三次

现金贷监管风波起于2017年11月底。当月，网络小贷牌照新批、增批被叫停。2017年12月1日，另一则通知划出现金贷行业三大门槛，即综合利率36%以下、有牌照和有场景依托。

在政策出台前，不少公司没有现金贷经营牌照，只是借别公司的“套牌”操作。

这两项政策让互联网现金贷行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期，不但很多平台开始停止放贷，有些公司甚至开始着手解散团队。与此同时，为控制风险，不少公司开始对放出去的款项变本加厉地追债。

在小额贷款公司工作的王娟(化名)告诉记者，2018年1月，她所在公司的催债团队工资已涨了三回。“我们工资是底薪+提成：底薪3000元，提成以前是20个点，后

来25个点，现在涨到30个点。”不过，提成比率的增加没有带来收入增长，因为逾期不还的人越来越多。王娟说：“以前月薪过万很容易，现在越来越难催了。”

据王娟介绍，线上催债的主要渠道是通信录。比如，打1分钟骚扰电话，把借贷短信或电话向其亲朋好友广而告之；再者，把借贷人头像PS合成黄暴图片群发，发伪造律师函、法院传票图片等。

记者了解到，获取借贷人的通信录是网贷申请的必要环节。如果是通过APP借款，借款人需同意APP读取通信录；如果通过电话或其他社交平台借款，借款人需下载QQ同步助手或网盘，将通信录同步给对方。不少网贷广告还特意标注申请人手机号须实名，使用时间不低于3个月。审核人也会随机拨打检验审核，确保

联系人真实。

不过，资金方关于“暴力催债”似乎也有收敛趋势。

一方面是第三方外包业务受限。王娟称，以前常有把公司业务外包给第三方催债公司，但最近查得严，公司老板对外包业务有所忌惮。另一方面，借贷者对现金贷公司发起的诉讼时有发生，不少借贷者也开始学着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比如，反诉平台方“恶意催债”、拒不偿还过高的利息等。

王娟觉得，催债这一行有点“危险”。有次她不小心用自己的手机发了催债短信，结果反被老板们轰炸好几次，晚上睡觉都只能关机。虽然公司老板一直在晨会上强调，“出事有公司兜底”，但她觉得这是在“洗脑”。

2018年1月底，王娟辞职了。

D “网贷就像赌博，会上瘾”

梁峰在网贷群里算是导师级别，群友有问题都会跑来问他。

巅峰的时候，他曾借了上百个平台的贷款，光半个月期的就有80多个，“百口压身”实至名归。他对网贷平台如数家珍，各项申请流程、审核漏洞摸得门儿清。梁峰说，“我们网贷群里有很多中介，经常发布一些新口子，诱惑缺钱的人找他咨询，可在我面前都是渣渣。”

梁峰的借款一般是1000-3000元的小额贷款，借款原因起初是治病急用，后来是资金周转，再后来就变成“以贷养贷”的循环。

梁峰并非不知道自己借的其实是“高利贷”，但网贷申请、审核、放款的便捷性让他欲罢不能。“在别的贷款渠道申请需要很多条件，从审核到放款的时间也

比较长。一开始只是救急用，所以就算利息高点也能接受。”

而且，梁峰发现只要借了一家，随后每天都会收到一二十个广告，称其符合借款资格。这种广告无形中又让借贷人产生了依赖心理。

与此同时，每一笔按期还款都会增加借款人的信用度，进而增加贷款额度。他有次还了3000元，额度一下子涨到3400元。这样还进去3000元，还可以借3400元出来，不仅没有亏，反而有种赚了的感觉。梁峰“上岸”后，才发现这不过是平台方诱导借款的伎俩。“倒来倒去，借贷人损失的还是利息。”

虚幻的贷款额度让贷款者透支了2-3倍的未来财富。梁峰坦承，借了网贷后，自己花钱越来越大方了，钱变成了手机里一串增

减的数字。晚上去酒吧花钱也不会太心疼，觉得第二天再找个新口子就好了。开始拿“花呗”套现一次要花80元手续费，都感到心疼不已的他，最后也能坦然接受千元20%的半月息。梁峰说：“网贷就像赌博，会上瘾，一沾上就很难离开。”

2017年11月25日，在发现借款异常的第二天，梁峰就及时向好朋友们坦白。但他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欠了多少钱，估摸着有个十几万。最后细算下来，他的欠债比预想数字要多出10万。

靠着朋友的帮助，梁峰暂时渡过了难关。他借过的百余家平台没有留下一个逾期记录，他决心从此“上岸”。但朋友的债务还是要慢慢还，年底工资和奖金都拿去还，梁峰还在焦虑怎么回家过年。(毛淑杰)